

勾践，琅琊台上能“望见”舟山吗

□倪浓水

公元前473年，经过“十年生聚十年教训”，勾践终于一举灭掉了世仇吴国，并把首都从会稽北迁至山东半岛的琅琊。紧接着他又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：建起了一个高大宏伟的琅琊台，“以望东海”。

他为什么要那样做，自有他的考虑，本文只是稍有涉及，不准备展开。本文有兴趣要讨论的是，当他登上高台远眺东海时，他能“望见”舟山吗？

我们的回答是：“能。”

因为舟山属于“外越”。勾践要“引属东海”，还要将“内、外越别封削焉”，大批“外越”人聚居的舟山群岛，必定在他的视野之内。

“外越”是越人的一种。它的形成有两个途径：一是地理，二是族群。无论是哪个途径，都有舟山的份。

地理的途径是“海侵”。根据著名历史学者陈桥驿先生《越族的发展与流散》中的考证，舟山群岛在成为海洋地区之前，曾经是沃土广袤的陆地。它与宁绍平原连成一片。越族的祖先，就生活在这里。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，越人的繁衍速度很快。舟山各地，也生活着大量的越人。他们是舟山最早的也是真正的土著居民。

陈桥驿先生认为，到了后来，也就是距今约1.2万年至8000年前，海水来了，海平面开始大幅上升，东海海域大面积内伸，杭嘉湖和宁绍平原沦为浅海。舟山地区更是汪洋一片，成为群岛地区。不想撤退的舟山古生物、史前人类，都这样成为“东海

人”，也就是有别于生活在沿海陆地上“百越”人的“外越岛民”。

族群的途径是“越人迁移”。如果说“地理途径”使舟山土著成为“外越”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的话，那么“族群途径”则是人为的划分和选择。在因海侵使得越人被迫分为“内越”和“外越”的早期，他们仍然亲如一家。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说：“进入会稽、四明山区的越族，与留居在宁绍浅海岛屿上的越族，彼此相去不远……这个部族早已习惯于水上活动，习惯于《越绝书》卷八所说的‘水行而山外，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’的生活，所以内陆的越族与外海的越族，包括居住在三北群岛、舟山群岛甚至更远的岛屿上的居民，仍然互有往来。”但是随着海平面的进一步抬高，海床越来越深，沿海地区与舟山等海

岛地区的隔绝距离越来越远，两者的联系也渐渐少了起来。等到海平面进一步上升到沿海平缓山地都投入大海，越人被迫大迁移，大多数越人迁入地势更高的山地，于越部族分化成东越、甌越、南越、骆越等分支，成为后世所说的“百越集团”。但也有许多人坐排划船进入东面的海洋之中，定居在舟山等众多海岛之上，因此“外越”的队伍也壮大了许多。到了吴越争霸的春秋时期，以舟山群岛为主要据点的“外越”，已经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而且又相对独立的海上力量。

“外越”人的素质和战斗力怎么样？《吴越春秋》所塑造的一个名字叫椒丘诉的“外越”人形象，可以为我们提供实证式答案。这个椒丘诉是通过伍子胥来见吴王的，伍子胥以赞赏的口气向吴王介绍他为“东海

上人”。“东海上人”的称谓是很有意思的，既可以理解为“东海里的上人（有地位的人）”，也可理解为“东海上的一个人”。这个“东海人”，其实就是一个“外越”人。

伍子胥说，椒丘诉是齐国派来的代表，他“为齐王使于吴”。《吴越春秋》没有记载他具体的外交使命和所达到的外交成果，而是用了很大的篇幅，叙述他从齐地来到吴地途中与“水神”搏斗的经过，“坐实”了他来自“海上”的身份。来到吴官后，这个海里来的人在吴国的达官显贵面前毫无拘谨，反而是“言辞不逊，有凌人”之气，结果惹得吴国著名勇士要离拍案而起，与他决斗，结果在勇、义等各个方面打个平手，最终惺惺相惜，成为挚友。

显然这是一种隐秘性叙事，折射出吴越两国对于“外越”人非常复杂的情感。

日益壮大的“外越”力量，引起了夫差和勾践的高度重视。但是他们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对策略。

夫差采用“候”法，也就是“防”。《越绝书》卷二《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》的两条关于吴国地名的记载，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。一条是“娄北武城，阖闾所以候外越也，去县三十里”；另一条是“宿甲者，吴宿兵候外越也，去县百里”。为了防备“外越”的侵扰，阖闾分别在离吴都三十里和百里的地方，设置了两个军事据点，可见他对“外越”人有多害怕。

但是勾践完全不一样。他采取的策略分两步走，第一步是“引属东海”，第二步

是“内、外越别封削焉”。这两步棋不是同时进行的，第一步“引属东海”主要发生于灭吴称霸前，第二步“内、外越分治”发生在他灭吴后移都琅琊的初期。

“引属东海”的“引”，其本义是拉弓，引申义为拉长、延伸、扩张，“引属东海”的意思，是将居住在东海（实际上就是杭州湾以东的舟山群岛）的外越与居住在山阴（含越国故地山区）的内越，一视同仁。以前越国是居深山为主，到勾践有了海洋观，将东海视为自己的属地，把居住在东海舟山群岛的外越作为自己的新生力量对待，从而形成越国山海兼备的大地理格局，并且打通山阴水道与东海交通（浙东

运河的雏形），这才具备了与占据了杭州湾以西水面的吴国在海上争霸的条件，最终也是因为发展水军，才灭了吴国。

勾践灭吴的主力部队，史书记载为“习流二千”，又记载说是“死士八千人，弋船三百艘”。这里的“习流”和“弋船”，指的都是“水军”部队，即蒲松龄所谓“三千越甲可吞吴”的“越甲”是也。无论是“习流二千”还是“弋船三百”，必然会有大量舟山群岛上的“外越”人参与，因为他们更熟悉海上活动，更具备海上争斗技能。

总之，勾践依靠舟山“外越”等力量，一举灭掉吴国，又取代吴国成为东南霸主。然而到了这个时候，勾践对“外越”的

态度，却有了微妙的变化。

他从扶持、依靠“外越”，慢慢发展到要“内、外越别封削焉”。

“封”即“分封”“任命”；“削”即“削弱”“限制”。也就是勾践对内、外越，采用了不同的治理方法。“内越”是自己人，要进一步信任。“外越”既是自己人，又不同于自己人，所以既要加以笼络，又要加以戒备。

可见虽然在本质上，“内、外越别封削焉”，也属于勾践“引属东海”战略的一部分，但是其具体的含义和实施手段，是有微妙差别的。

但这个时候，勾践已经离开了越国故地，来到了千里之外的琅琊“望东海”了。

“望东海”的记载，来源于《越绝书》卷八《勾践归国外传》：

“无余初封大越，都秦余望南，千有余岁而至勾践。勾践徙治山北，引属东海，内、外越别封削焉。勾践伐吴，霸关东，从琅琊起观台，台周七里，以望东海。”

这是越国一段大历史的高度浓缩，也是勾践“望东海”作为的逻辑自洽。

所谓“秦余望”，即后来的秦望山。它是会稽山上著名的高峰，据说后来秦始皇南巡时，就登临此地，远望南海。其山南是越国最初的都城所在。到了勾践时期，都城迁移到了秦望山的北面。这样距离海边更近，入海更方便，也更有利于北

伐吴国。这里的“关东”是指中国东部沿海，包括齐地和吴越地区。“霸”通“伯”，意思为兄长。周天子为父，伯为兄长，“代父”管理。

越国长期被齐、吴等霸主欺侮，现在勾践一跃成为新霸主，他当然要到“霸地”也就是琅琊来“吐口气”了。这琅琊即今临沂，它是东夷部族的核心地，相当于会稽山对于越国的意义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其实这个“琅琊”早就在勾践的心中。因为同在《吴越春秋》卷八中，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当勾践在会稽山上精心构筑越国的城邑时，发生了一件“怪事”：“城既成，而怪山自生者，琅琊东

武海中山也。一夕自来，故名怪山。”这个“东武”即今山东诸城，也是滨海之地。这段记载说，当越城建造刚完成，城外的空地上，忽然“长”出了一座小山坡。后来才知道原来它是一座来自琅琊东武外面海中的小岛。它“钻”过数千里地下，然后在越城外“冒”了出来。显然，这是一个象征性叙事，暗示勾践打败吴国北上称霸定都琅琊，都是“天意”。

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，勾践北上琅琊，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是他到了琅琊后，却又费大力气，建造了一座“台周七里”，想必高达几层的琅琊台，“以望东海”，这就很令人费解了。

有人说勾践“以望东海”，而不说“望北海”或笼统地说“望海”，说明他心系越国。因为越也是东夷的一支，勾践迁都琅琊，“虽为争霸北上，然也不无重返桑梓之嫌矣。”

又有人说，勾践此举，“很可能与几十年前他将国都从会稽山南迁至山北一样，也是为了引属包括生活日本列岛在内的‘东海外越’，团结‘外越’共同对敌。”

我们认为，这里的“东海”，应该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和丰富的概念：既指海域地区，也指生活在这片海域的“外越”臣民，又指更广泛的东海沿海国土。

在勾践的心目中，“东海”既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价值符号。

《吴越春秋·夫差内传》：“东海役臣勾践之使者臣种，敢修下吏，少闻于左右……”

《吴越春秋·句践阴谋外传》：“东海役臣勾践使臣种，敢因下吏，闻于左右……”

《吴越春秋·句践入臣外传》：“东海贱臣句践……”

《越绝书·内传陈成恒》：“东海役臣孤句践……”

《越绝书·内经九术》：“东海役臣孤句践……”

勾践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自称为“东海役臣”，表面上看是由于自己“役”于吴王，身份卑下，自称“役臣”“贱臣”，但为什么要在“役臣”“贱臣”之前冠之以“东海”？因此又何尝不可将勾践所谓“役臣”“贱臣”，理解为是“东海仆人”的意思呢？所以勾践的谦卑下面，其实暗藏着“骄傲”，这个“骄傲”的力量就来自于“东海”之中！

在越国历史发展中，勾践是一个伟大的根本性的转折点。勾践之前的越人，大多都在山区，虽然靠海，但并没有海洋国

土意识，只有到勾践“引属东海”，才明确把海洋纳入属地管辖范围，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，这是勾践的“海洋大发现”，对越国和后来的“百越集团”的成长壮大具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。同时，也是由于勾践“引属东海”的作为，最早奠定了今天浙江的山海地理格局，也决定了浙江山海互动的政治格局、经济格局，以及向海外拓展的世界格局。

而这个勾践所引属和构建的“东海”里，就生活着大量的舟山“外越”，所以我认为勾践登琅琊台“以望东海”，必定能够

“望见”了舟山。舟山强大的“外越”力量，也必定会让他魂牵梦绕。

舟山的祖先是越人。舟山的文化是越文化。舟山的文脉与河姆渡和良渚属于同一个系统。舟山有文字记载的直接历史，至少应该从春秋时期算起。

所以从勾践的“望”里，也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舟山海洋文明的性质：它的早期属于“原生文明”，而不是什么传承自大陆的“次生文明”。舟山可以有自己的“文化语境”。

2024年8月31日
星期六

值班总编：刘雨业
一版编辑：王菲
视觉/版式：虞君明
二版编辑：庄列毅
版式设计：汪菲菲

02